

(3) 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孟子·滕文公下》）
△

——在君王宫中的人年长的年幼的地位低的地位高的都是薛居州那样的人，君王和谁做不好的事呢？

例(1)介词“以”的宾语“一言”是前置的。例(2)介词“为”的宾语“何”是前置的。

例(3)介词“与”的宾语“谁”是前置的。

不论动词的宾语前置，还是介词的宾语前置，在译成现代汉语时一般都要按现代汉语的习惯调整过来，见各例译文。

(续完)

不只是为了渲染

——也谈《药》结尾处的乌鸦

王培远

对鲁迅小说《药》结尾处的乌鸦，历来人们各有领会。有的认为它有所象征，或象征战士，或象征黑暗。这种意见失之于穿凿，相信者绝少了。有的则认为没什么深意，只是为了渲染气氛，以造成“安特莱夫式的阴冷”，表现夏瑜死后的悲哀和寂寞。这种论调目前却颇为流行，大有定论之概。这就迫使人止不住要说话了。

对鲁迅作品最权威性的注解，无疑应该是鲁迅自己的有关说明，它常常是研究鲁迅某些作品的钥匙。这一点论者们也大都注意到了。问题在于对鲁迅的这些说明如何理解，特别是当鲁迅对某一点有多次说明，而这些说明又容易发生歧义的时候。《药》的结尾处就是典型的例子之一。

鲁迅著作和书信中曾多次谈到他的小说《药》及它的结尾。其中《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和《自选集·序》中的两处，要算比较重要的。前者说：“《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后者说：“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地显出若干亮色。”我觉得，要正确解释《药》中的乌鸦，关键正在于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思索。在这里，“阴冷”和“亮色”都是有的。但是究竟那种成分重一些，还是二者平分秋色？搞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牵扯到作者创作时的主导思想。明确了这一点再去研究那只乌鸦，才能获得一个可靠的前提。而这一点，从鲁迅这句话的字里行间似乎已经可以窥得一些端倪：“阴冷”是“留着”，而“亮色”则是“使……显出”。显然，词语的分量和句子的语气是有别的，起码从作者主观动机上讲，后者是主，前者为次。“阴冷”是作者有意要“删削”的，“删削”之后还“留着”某些个；“亮色”则是有意“装点”的，“装点”以使之“显出”。

从鲁迅当时的思想状况看，也的确正是如此。鲁迅说：“《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①因为他“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着失望，颓唐得很了。”^②这种情绪的确渗透了小说《药》的每一个段落，使它通篇都笼罩着一种阴冷悲凉的气氛，自然也包括它的结尾。但是，鲁迅紧接着又说，他“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决心“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③于是“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甚至“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④使小说在结尾处“显出若干亮色”。由此可见，鲁迅在写《药》的结尾时，主导思想是积极向上的，是有意要在茫茫暗夜中投以光辉的。在这种思想主导下，作者决不会反又借乌鸦来有意地渲染那种阴冷悲凉气氛。如是的话，不是与花环的出现太不协调了么？岂不是说作者要用乌鸦的阴冷去对调花环的亮色么？那么整篇小说还有何亮色可言呢？

从作品本身看，就更是如此。

那只乌鸦在小说中共出现了三次。

夏四奶奶忽然发现儿子坟上有个花环，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请华大妈也来看，华大妈“仔细看时，却不觉吃了一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夏四奶奶已经不能否定它的存在了，便妄加猜度，产生了一种十分荒唐但她来讲又很可理解的幻想：希望它是儿子“特意显点灵”。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乌鸦才出现了，它“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夏四奶奶发现了它，就说：“瑜儿，……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说完之后，她和华大妈便全神贯注地看那乌鸦如何动作。于是小说写道：

“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这分明就是对夏四奶奶的回答：她们是“站着”，不动；乌鸦也是“站着”，不动，而且“铁铸一般”，就是说丝毫也没有飞上坟顶的迹象。这对夏四奶奶不啻是当头一棒，不是儿子在显灵！（附带说一句，曾被人认为是用来象征战士“雄姿”的“铁铸”二字，实不过是作者为强调乌鸦站着不动而有意加添的修饰语罢了。）

下面小说又特意用了两段文字来写两位老人对乌鸦站着不动的反应：

“华大妈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排重担，便想到要走了，……”

“那老女人（夏四奶奶——笔者注）叹了一口气，无精打采地收起饭菜，……”

华大妈卸的什么“重担”呢？原来前边已有交待，当她看到夏瑜坟上有花环，而自己儿子坟上没有时，“便觉得心里忽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所以她也十分注意那乌鸦，如果那乌鸦真地应夏四奶奶之声飞上夏瑜的坟顶，不知她更怎样地悲哀难受呢！现在好了，乌鸦“铁铸”一般站着，已说明那花环并不是什么灵物，夏四奶奶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彼此一样，大可不必“不足和空虚”了。她所卸下的正是这样一排精神“重担”。在这里，说她有点幸灾乐祸，恐怕不为过吧！

夏四奶奶的反应则截然不同，她“叹气”，“无精打采”，显然十分失望，为什么？因为乌鸦否定了她那“显灵”的幻想。

但她仍不甘心，“嘴里自言自语的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言外之意是，除了显灵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正在她将信将疑的时候，乌鸦第三次出现了，它“哑——”地一声飞起来。不过不是飞上夏瑜的坟顶，而是飞向“远处的天空”。至此，夏四奶奶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概言之，夏四奶奶发现儿子坟上有个花环，却不知道这是儿子的同志送来纪念他的，而是幻想儿子在显灵。她求证于乌鸦，乌鸦作了相反的回答。这就是作者写乌鸦的目的，也就是乌鸦在作品中的具体作用。很明显，它是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一笔，怎么能说它只是为了渲染气氛呢？应该承认，乌鸦的出现和叫声也的确给作品带来了几分“阴冷”和“鬼气”，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客观效果罢了（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是习见的），而决不是作者主观上有意追求的。

鲁迅构思这种情节是有一番深意的。正如小说所充分表现的，群众对夏瑜他们的革命毫不理解，说他是“疯了”，甚至十分荒唐地买了他的血来做治肺病的“药”。人们在浑噩麻木中渡日。至于花环所启示给人们的光明和希望，也就更少人能看到并相信了。这是最可悲的，也正是“旧社会的病根”^⑤所在。鲁迅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我觉得，夏四奶奶不相信花环是个客观存在，而荒唐地向乌鸦求证的情节，正是对这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的典型化。目的是“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⑥

总之，乌鸦的出现是作者有意安排的，它紧紧地服务于那只花环。它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的人们愚昧无知到何等荒唐的地步，并无情地嘲笑了这种愚昧无知；另一方面从反面证明了花环（即光明和希望）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人们认识和承认与否。

注：

- ①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
- ②③⑤⑥《南腔北调集·自选集序》
- ④《呐喊》自序

套不住的手的艺术特色

韩 日 新

赵树理是人们所熟知的当代重要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在反映社会主义农村的新生活方面，有着鲜明的特色。读着那些带着泥土芳香的小说，我们感到他是带着亲切的微笑，投入生活激流之中的。短篇小说《套不住的手》就写了一个不很复杂的故事，勾勒了一幅社会主义新人陈秉正的画像，赞美了劳动者最可爱的性格与品质。陈秉正有一双平凡的手，这种手